

草市，是个滚烫的名词

(组诗)

■张沐兴

草市古镇
秋沙鸭落在江心洲 渡船泊在渡口 岁月的履痕印在青石板上 喊崽回家的声音 从巷头飘到巷尾，老母亲的嗓子里 喊出这方水土烟火的气息 爱的气息
在灵山上建一座庙 在山坡上建一座学堂、一间诊所 在神龛上供奉天、地、国、亲、师 砖石的沧桑有青苔的面孔，芒硝的面孔 大樟树的妊娠纹记录时光的慢 繁忙与喧嚣是另一条河流 它们使安详成为生活的信仰

日杂铺子、缝纫铺子、饮食铺子…… 各种生意把街道垒成一系列货厢 风吹着门框上的对联 也把太阳从东吹往西，直到一盏灯亮起来 两盏灯亮起来 最后河水也荡漾着家家户户的光
要走多久才能抵达幼年 凉亭已经倒塌，那时的风景只剩下青草 而星辰还举着宇宙的磅礴 等着人们抬头，千百年来总是这样 仿佛人世的摇晃 只是帮助我们用乡愁复原一个不变的梦

泚水在提炼黄金
泚水忘记了年龄，当人间走进三月的作坊 燕子背上的天空回到了家 从高湖、草市、杨林到吴集，风愿意转弯 愿意为蝴蝶与蜜蜂在一朵油菜花上停驻。 老牛沉默地漫步， 它眼睛里的青草举着水珠与晶莹的诗意。 炊烟如笔，为村庄的灵魂画像 而小路藏起土地神的足迹，在天边 时光有归来的冲动，还有一只鸟蓝色的啼声。 油菜花疯狂盛开，仿佛大地遭遇了爱情。 泚水在提炼黄金 夕阳是好日子派来的帮工。这样的时节， 我们重新定义命运。 就像一丛油菜花，绽放宁静中的辽阔 给心中的山川沸腾的梦想。

草市之诗
白云沉进了水里 那条以泚水命名的河流 接受了太多白云陌生的爱 流水带走了时光 而两岸的人们更加蓬勃 那些弯腰播种的人 一转身会变成沆菜、捞鱼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样子 却共用一副坚韧的脊梁 老人躺在棺木里被埋到山里 换副面孔成了婴儿 眼睛保存着明净与憧憬回来 村庄在树荫里呼吸 如果喜鹊与白鹭们不需要话语权 风的秘密就交给树杈上的巢 嵌于一幅安静的画中 黄牛在田间撒野 鸡鸭被长期纵容有加倍的任性 但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都被莫名的引力牵着 炊烟升起，或者灯火点亮 这种力就在空气中汹涌

灵山上的小庙把这力灌进钟声 神灵就加入路人的背影 一棵松树站在临水的山崖上 它看到的国家是弧形的 但如此之小 小成二十个具体的村名 在其中的江田村 有人人家的孩子成了诗人 他不曾赞美过 草市，这青山绿水多么迷人爱 只是在心中认定 这里有世间最辽阔的天空 但星子却比别处更拥挤 以致于不断掉到寻常人梦里 也有不少摔在了草丛 闪亮之后，被巨大的美消融

还有谁像我一样
给蓝喉蜂虎写赞美诗 把它当作已经得到翅膀的亲人的 用它羽毛的美说服不安 把心脏居中的位置 腾给一片家乡的小树林 让不同种类的死与生 都不被爱遭弃 我的疼痛与丰盈 由于发光而被托举成后半夜的星辰 还有谁像我一样 只想做一面向阳的山坡 能够以鸟鸣、虫声解释的 就不动用文字与语言。

梅子挂在枝头，人们走在路上
一个地名由青转红 一个地名由酸变甜 这些变化，由时间谋划、实施 那羞涩的梅子 明显比热烈的梅子更让人心疼。
黄昏的太阳是另一粒梅子 我在去高湖涠江杨梅园遇到过它 天空这座无主的果园 必有无形的枝条，被它的成熟 每天从东往西弯弯一次。
杨梅挂在枝头，人们走在路上： 如果不仔细分辨 没有人能发现 每粒杨梅长着不一样的脸庞

假如时光黯淡下去，那闪亮在内心的 不是星辰 就是被甜悬挂在风中的果实。
高湖枇杷熟了
在雨里的高湖，与在白云下的高湖 都是美照看着的地名。
有人想让得到的美加倍 于是在整个山坡种上了枇杷，他们不是农民 他们在以劳作写诗。
从草坡往下滑的孩子 会用尖叫改变快乐的格式。风吹过文昌阁 有一种气息让昆虫的声调多三分柔软。
枇杷熟了，一个乡镇浓缩五月的甜 可以摘下来、带回去 偶尔还会遇到卖其它农产品的老人 不要讲价，没法更便宜了
所有他们经手的事物，都藏着星斗

石鼓书声入湘江

■谈雅丽

树、熊芳等人在蒸水河畔漫步，暑热难当，大汗淋漓，而眼前的蒸水正当枯水季，堤岸高悬，一条并不宽阔的城中河散发着混沌的水汽。第二天上午，我们去石鼓书院参加青春诗会的开幕式，下午和湘水来了一次亲密会晤。湘水清深，水边的来雁塔是衡阳的地标，而江中的东洲岛建有船山书院，与石鼓书院遥遥相望，引人遐想。

上午到达石鼓山，阳光火辣辣地照着广场上的一棵百年国槐，这棵树虽是移栽过来的，但枝叶繁密，旁边有一册石头书页，七贤的石雕群像立在中間。他们是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幹。这七位贤士都曾对石鼓书院产生重大影响。石鼓山有结庐读书之声始于李宽，明嘉靖《衡州府志·石鼓书院》记载：“唐元和间邑人李宽(在石鼓山)构屋读书。”李宽是唐代处士，自阌西来到衡州，见石鼓山林木葱郁，三江环绕，遂结庐石鼓山，构屋读书，始称读书堂，后改称书院。

我们走过禹碑亭，但见亭下一块石碑，碑上刻有蝌蚪文，弯弯曲曲的文字飘逸得很，可惜我一字不识。随着人群走进石鼓书院，黑漆山门两侧悬一副对联“修名千佛上，至味五经中”，意思是研修学识，须熟读《四书五经》。进入书院即可看见一面大石鼓，但此石鼓非传说中徐霞客想找到那面“六尺鼓”了。石鼓山曾有夏禹神碑，碑文为蝌蚪文，据说“六尺鼓”上“其字禹篆，其文离裡祀文也”，但大鼓早在徐霞客时代就消逝不见，我们自然寻而不得。

沿山拾级而上，孔夫子的石雕像立在大观楼前。“大观”寓意登楼揽胜，心载天下。楼旁种有两棵枝叶茂密的梧桐树，树下系满了祈愿的红丝带。这令我想起当年在岳麓书院，朱熹、张栻第一次遇见，他们日夜论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写道：“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他们想必相约同来石鼓书院讲学，共同切磋中庸之义。

与你们对世外的无限虚构。

车过杨林
从高湖下高速，就可以看到连片油菜花 热烈、铺张，如同三月在嫁最受宠爱的女儿 香气使道路拥挤 那骑摩托飞快超过的男孩在追一场不存在的雨。
经过杨林，我们将车停在路边人家 晒太阳的老人明明开着春天的小驿站 却只是笑笑，并不打算挽留任何一个人 老街道荒芜的在荒芜，修缮的在修缮 快要坍塌的祠堂将会成为乡愁收门票的旅游景点。

孩子们在河边玩水，然后为一只蜻蜓的舞蹈欢呼 女人与木窗上爬行的青藤合影 与李花、桃花、油菜花合影，春天的时候世界满是自信 一件随处会发生的事就是相互比美。
离开杨林的路上，云层洒下耶稣光 如果有上帝，这样打招呼具有隆重的仪式感 我坐在行进的车上，左边是起着绵延波浪的山丘 右边是安静如一纸契约的河流 双眼湿润的中年人，仿佛路边村子不归的孩子 仿佛被翻山越岭暮霭深深祝福的流云。

杨梅羞涩，夏天鸣叫
整个天空已经点燃 晚霞跃过丘陵。向西奔跑着的 是封神的那团火焰。
池塘的一半也在燃烧 成群的青蛙 从腹中挤出人世不为人知的沸腾。
杨梅羞涩，站在山坡 它们渐渐在由青色变红 把私自的喜悦当作一首对天堂的赞歌。
在涠江杨梅园，鸟雀扇动翅膀 它们的鸣叫被小路带走 这条蜿蜒的声带，让夏天沉醉。
蓝喉蜂虎
我完全没有听懂它。尽管，在我的家乡 它使用了我的乡音

其实在我心里，它还使用了我赞美的诗句。 一根树枝的弹簧上 它打开丘陵的弧度，落在牛背上的细雨 你认识吗？
--

我们在岁月的回声里猜想 所有的屋顶上方，都驻扎着星系 有时靠炊烟伸手向上握 有时，为一只鸟写下过记忆的作文而庆幸。
这样一只小鸟 以美反对我们语言上的浪费。在山间的初夏 我与蓝喉蜂虎是同样的族群
讲述者有孤独的热烈 真理般的羽毛始终在鼓舞飞翔。可是对于它 竟然还有丰富的色彩。
我们都愿做大地赠予天空的灰烬。 一只蓝喉蜂虎冲向无穷 多像诗人从母语中得到一个滚烫的词。

讲台三尺恋平生

■李 昂

“粉笔生涯六十年，童心未泯雪盈颠。”这是我在第38个教师节前夕所写《自题小照》中的两句。我这辈子先后待了几个单位，但都离不开一个“教”字。虽当过中学校长，当过教育科研机构负责人，也当过教育行政干部，但说到底，我是个“教书匠”，平生不曾离开三尺讲台，直到现在。

1962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衡阳县文教科，担任中学语文教研员兼函授专师。是年9月，我去金兰学区给老师们面授课文。金兰镇离县城西渡70来里，虽有一条衡邵公路，但没有始发客车，从衡阳城里开来的过路车又买不到票，我便开动“11”号——步行前往。脚上穿一双笋壳草鞋，头上搭一条湿毛巾。走着走着，毛巾上水分蒸发干了，就在路边水田里浸湿、拧干，又搭在头上。

本来，面授可在区里乃至县里举行，但为了节省老师们的时间和开支，我尽可能送课到片到校，同时也听老师们的课，了解各校的教学情况。每年我都要徒步跑遍全县11个联合学区，84个学区的四五百所学校，有的去过两次甚至多次，总行程不下万里。

这样虽然辛苦，但老师们强烈的求知欲使我十分欣慰。来听课的不只语文教师，还有各科、乃至全体教师，甚至有当地的基层干部、商店职员。面授那天仿佛成了当地的节日。教室里坐不下，大家就站在窗外听。初出茅庐的我，一种“教师的教师”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其间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限于篇幅，这里仅说一件：1963年国庆节，长乐学区两位男女青年教师借来一辆吉普车，接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他俩恋爱中遭到男方父母的阻挠，面临分手的危险，刚好我去那儿讲授《孔雀东南飞》，两人深受感动，决心冲破阻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一来，我便成了他们的“月老”……

1966年秋，我调到衡阳县六中（今衡阳市新民中学前身），任教高中语文；后任教研组长兼文学社指导老师，仍教两班语文；即便以后当了校长，我还教一个班的课，并为请假的老师代课。我总觉得，脱离讲台便不自在，不踏实，而一进课堂便如鱼得水。1979年至1982年，我和组内同仁一道，赢得衡阳地区高考成绩三连冠。1983年，在衡阳地区教育局组织的“创最佳课”活动中，我执教的《阿Q正传》评为全地区三堂最佳课之一。

教学之余，我还从事笔耕，先后在《湖南教育》《人民教育》《教师报》等刊发表2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及经验文章。其中《语文课“教学生能自读书”的探索》一文荣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颁发的金奖。同时，我写的“下水作文”，有近20篇以散文、杂文等体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1984年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反映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这里升起》。同年，《湖南教育》杂志以“两栖人李昂”为题，对我在教学与写作两方面的成绩作了长篇报道。

其时，某出版社和某教育类报刊社都想调我去工作，我婉言谢绝了。我始终只乐于当一个业余作者，讲台才是我的终极归宿。感谢讲台，它使我练就了过硬的“招数”。比如教古文，我不带教材，一支粉笔一张嘴，熟练的“背功”磁石般吸引着学生；再如，我从照搬现成的教参资料，而着意融入自己的体验，以师之体验促生之感悟。每当看到同学们那水葡萄般心领神会的眼神，我就觉得无比满足。尽管20余年吃的食堂饭，不是几坨油豆腐，便是几只烧辣椒，但我都不觉得苦。

直到1991年，我年逾五十，才结束与老伴两地分居的日子，调入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今市教科院前身）。两年后，又调入衡阳市教育局。1992年，衡阳市人民政府授予我“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1994年，我领衔创建的《中学语文听说读写四能一体训练》教改项目荣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金奖。次年4月，全国中语会组织25个省市的语文教师代表来雁城观摩、取经。

无论是当教科所长，还是教育局副局长，我总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泡”在学校，听课、评课或上课。这里也说一个故事，2019年教师节，《衡阳晚报》文艺副刊刊登了一篇《恩师李昂》的文章，作者署名“曾高飞”。他不是我的授课弟子，而是20多年前我任市教科所长时祁东县七中的学生。那年我组织全市高中毕业会考阅卷，发现一篇《跬步与千里》的满分作文，考生正是曾高飞。阅卷结束后，我便赶赴考生所在学校，在高三学生会上，先让考生谈写作体会，接着我作详细讲评。随后又把此文及其讲评印发各校供同学们参考。据高飞以后的来信中说，那次讲评对他鼓舞很大，从此他走上课余写作之路。后来，他先后到人民日报社、法制日报社工作，迄今已出版《生如夏花》《小镇青年》等十来部小说、散文作品，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年作家。

退休后，我没有闲着，仍应邀到全市，包括县、区的学校，举行校园文学、中华诗词、高考作文等项义务讲座。作为全市首位语文学科带头人，我应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多尽绵薄之力，尤其是在语文学科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的今天。退休以来，我义务讲学300余场，听课达50余万人次。

古人云：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不揣冒昧，我的弟子中也有许多贤人，而门生之数则远超三千。我感到无限荣幸。如果有来生，我仍愿栖居三尺讲台。

故乡是田野

■蒋阳波

想抓住中秋节、教师节双节同庆的尾巴，四处走走，但又不想在烈日暴晒中走得太远，于是，我再次想起了香樟苑，这个驱车二三十分钟可以抵达的地方。

出了市区，越过正在开发的城乡接合部，道路两旁就呈现出了田野风光。到处都是金黄的颜色，抹了金灰色的阳光照在四周成熟低垂的稻穗上，也照在田野里高耸的电线杆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在我们的眼中形成或明或暗的光影。稻田里，在金黄的稻穗吊压下，金黄的稻叶也弯曲了下来，一片两片，一大片。田野里泛起一阵风来，稻谷们相互摩擦，涌出一阵稻浪。也有被收割了的稻田，成列成行地放着脱净了颗粒的稻草，像是在大地上留下的诗行。这些稻谷是由一台收割机收割的，而不是由人工收割、再用人力踩踏的打谷机脱粒的。

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我深深地体验过在烈日暴晒下，穿着汗衫，被汗珠肆虐得几乎睁不开眼睛的煎熬。当年农忙的时候，我不得不和乡亲们一样，用手抹一下汗珠，再一次次抡起家人递过来的一把把稻谷，送进用脚狠力踏起的脱谷机中。记忆中只剩下泛起一阵灰尘，夹杂着稻草被打碎迸发的清香和脱谷机深沉的轰鸣，手臂上仿佛还残留被锋利的禾叶割过的一道道血痕。体力不支时，就坐在田埂上，举起水壶，对着壶嘴，喝上一口化了白砂糖白醋的井水，甜入肺腑。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有喝过那么甘甜的井水。

如今，我们见到田野里的收割机好像是全自动的，一个人操作，轰轰地穿过，立在大田野里的稻谷就被收割了，颗粒归仓。稻秆放倒，一列列，一行行。这种机器，我竟然从来没有接触过。

稻谷丰收的时候，总有一股稻草叶的清香夹杂在稻谷灰尘里四处飘荡，这是一种能够瞬间勾起农家生活回忆的味道。在这种气味的伴随下，我们抵达香樟苑。

许久没来过，香樟苑早已取消了门票，苑内的设施更丰富了。孔雀苑里的孔雀羽毛似乎更丰满了，色泽也艳丽了许多，居然还增添了一只白孔雀，浑身的白毛，纯得就像一只仙物。旁边还增设了白鹅的套圈处和黄牛的喂养处。

棚子里的黄牛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们。牛棚里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气味，小朋友捂住了鼻子，说：“好臭！好臭！”自小生活在都市里的小朋友总是这样的。对于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来说，不明白牛对于一户农家是何等的重要，耕田靠它，拉车靠它，凡是干重活都盼着它，没有了它，农田里的大部分工作都要停摆。除了农田里的活，它可能是孩子上学的期望，女儿出嫁的嫁妆，靠它，儿子娶亲的聘礼，靠它，甚至，父母丧礼的开支也靠它……

湖心岛也开放了，在岛上的两个包厢外，我们看到了偏居一隅的歌凉亭。这亭子居然可以边荡秋千边喝茶，倒是先进得很。香樟苑里的湖水很满，只是不时有鱼儿受不了这持续的高温，从湖中翻出浪花来，又一个猛子扎回去，湖中的涟漪就泛溢开来……